

凶手的妹妹家最近出现了一个小孩

9

侦探悬疑



儒爵爷 著
古吴轩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一个小男孩寄往福尔摩斯博物馆的三封信引发了一系列奇怪的事情。当局介入后久无头绪,这个时候,一位来自中国的“大学化学讲师”行动了。从伦敦追查线索来到重庆鬼城,没想到,在那里迎接他的,是一具穿着红色泳衣、被吊在树上的童尸……英国华人留学家庭的灭门惨案揭开了重庆红衣男孩悬尸索魂的秘密!

[上期回顾]

我们到张家界寻找凶手,但赶到那里时发现又有一个人死了,死者叫齐万福,老福告诉我们,齐万福可能就是杀死张顺英夫妇的凶手。

老福没有答话,接着指着第二个标本袋里的牌子说道:“仔细看,这牌子是用人的骨头刻制的,上面还有个字。”我和瑞恩把头凑过去,一截呈暗黄色的人骨铭牌上,确实刻着一个小篆体的字——“苗”。老福说:“我从现场的红木立柱顶上摸到的,这种牌子,就是苗寨一个很奇特的家族所独有的,湘西赶尸门。他们综合当地的一些蛊术,再辅以自己根据药理研制的特制草药,就这样产生了‘赶尸’这一独特、邪门的技法。每一个他们门下的弟子,都会有一个特别的铭牌。”

“齐万福就是湘西赶尸门的弟子,他学过赶尸术,所以,齐万福就是毒杀张老头,然后赶其尸吓死张顺英夫妇、郭淑芳,还劫走张瑞恒的凶手?”听了老福说的那些,我理了理脑子里的思路,把自己的猜想说了出来。老福点点头,单手托着腮帮子说:“他只是这个庞大犯罪团伙中的一员,可能负责赶尸吓死人这一块,就是他着手行动的。至于张老头、两个被挂在树上的恐怖尸体——其中一个还远在英国朴茨茅斯、张瑞恒的失踪,跟他也有一定的关系,但不能确定是他干的。”

第二天一大早就爬了起来,将昨天晚上脑子里想的那些东西,逐一写到纸上,然后拿着笔在上面比画着,嘴里念念有词。“两具诡异尸体”、“张顺英的两处房子”、“齐万福被杀”、“房子”、“齐万福”……

我猛地一拍大腿,大叫道:“瑞恩,快起来!”我说:“张顺英家惨遭灭门,他家那房子的地基以前是齐万福他地主老爹的,而许多年后齐万福搞赶尸之术回来,把张顺英一家除掉,然后有人——可能就是齐万福的同伙——在张家房子底下的地基里挖走了什么东西。至于齐万福后来为什么被杀,是内讧还是利益纷争我们现在不得而知,但是目前,我们知

道,肯定和那老屋子、和他的地主老爹有关系。”

不待我说完,瑞恩已经套好了衣服,催促我说:“那还等什么,走呀?”我诧异地看着瑞恩这巨大的行动反差,半晌才说:“去,去哪?”

“去张村啊,找那个房子和老地主的线索。”瑞恩干脆地说道。

进了村,我们找到张利英,又找了村里几个头发胡子都花白了的、年纪大点的老人,把他们聚到一起,让他们到张利英家一起吃个饭。吃饭时我说道:“张利英张大哥家的老大,张顺英一家,还有他爹妈前段时间惨遭杀害,儿子张瑞恒也失踪了。我们这趟,还是为这件事来的。我们这段时间跑了不少地方,终于查到了一点线索。这个凶手之一,有个叫齐万福的,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?”我问道。

“齐万福?”大家交头接耳了起来,一个年长的说道:“公安同志,我们这村子不算大,姓氏也就六七个,没有姓齐的啊。”其他人也纷纷点头。我提示说:“张顺英家住的那房子的地方,以前不是住着个地主吗?”

“哎哟!”一个老老子一拍大腿说,“怎么把这个给忘了,对,那儿以前确实住着个地主,还真是姓齐,叫齐大贵,不过他都死了好多年了。”

我点了点头,说:“嗯,这个齐大贵确实死了,但他有个儿子,叫齐万福,还活着——不,也死了,不过是前几天才死的。”

“你不说我还真的记不得了,那个齐大贵以前确实有一双儿女,他儿子叫什么叫福来着。那小子小时候可坏了,仗着他爹是地主,为非作歹,横行乡里。后来‘文革’批斗他的地主老爹的时候,他为了避免惹火上身,就和他老子划清界限了。他老子还没死,他就跑到外地去了,那时候他才十几岁吧,之后就一直没有见过他了。”一个老者慢慢说道。

“刚才听你们说,老地主除了有齐万福这个儿子之外,还有一个女儿?”我问道。

“嗯。”另外一个老老子答道,“他确实还有一个女儿,不过这姑娘倒不坏,没有继承她老子和大哥的那些坏心眼。平时很少见她出门,到她老子挨批斗的时候,也没有及时和地主阶级划清界限,所以当时也被牵连了,跟着受了不少苦。”

“后来呢?她去哪里了?”我追问道。这个老老子抿了一口酒,接着说道:“她老子死了之后吧,她就变卖了一些家当,也走了,不知道去哪里了。只记得她后来还回来过一次,好像还是一次清明节的时候,给她老子和娘亲扫墓。不过这也有些年头了,现在齐老子的坟墓早已经平了,都不知道在哪里了。”

我们赶到派出所查档案,出来后,我们直接赶往重庆。到了一个住宅区前,我数准了楼栋,就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。

“咚咚咚。”寂静的楼道里,这声音格外响亮。过了好一会儿,才听见一个没睡醒的男子说:“这是干吗呀,大周末的还不让睡个好觉。”说罢,眼睛往窗外探了过来。瑞恩赶忙把证件举了过去,我配合着说道:“你好,我们是公安局的,来这儿想找你们了解一点情况。”

那人估摸着也没看明白,就动手扭开了门。然后也不细看,打着哈欠转身就往里走了,还不忘招呼一声:“进来记得关上门啊,门口有拖鞋。”

客厅里面的陈设也十分普通,家具都有些陈旧了,靠北边的柜子已经有些脱漆了。那男人在我们对面坐下,自己先点上一根烟,然后问我们:“抽不?”我摆手,说:“不抽,不抽。”

那人把烟盒扔回茶几,说:“我叫叶永志,在区电力上班。公安同志,你们想了解什么情况就说吧,我们一家都可

是良好市民啊。”我也没向他介绍我和瑞恩的具体身份,便岔开话题,看着他身后的全家福说:“一家子很美满嘛,儿女都已经参加工作了吧?”

他也扭头看了看那照片,说:“大女儿已经参加工作了,儿子还在上大学,明年毕业。”

“不错,不错。”我说,“怎么没见过孩子他妈呢?”“这不是今天周末嘛,不用上班,我内人她一大早就带着小恒恒去公园了。”他答道。

“小恒恒?”我疑惑地问道:“你外孙吧,多大了?”

“不是,上个月初几的时候,一个自称是我孩子舅舅的人送来的,他带来的这个孩子,说让在妹妹家住几天,这不,扔这儿快一个月了,也不见来接。”叶永志不满地抱怨道。

“你孩子的大舅?就是你内人的哥哥吧?”我好奇地问道。

“是的,反正我以前从来没见过,我和她结婚二十多年了,也从没听她提起过有个哥哥。”“是不是四十来岁,留着寸头,还挺胖的?”我抢着说道。叶永志眯着眼睛想了一会儿才说:“是的,好像就是你说的这模样。”说到这儿的时候,他好像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似的,忙说:“我说呢,公安怎么会无缘无故来我家的,是不是那人犯了什么事了?”

我急忙敷衍说:“没事、没事,就是随便问问。对了,你内人带着孩子去公园,大概什么时候回来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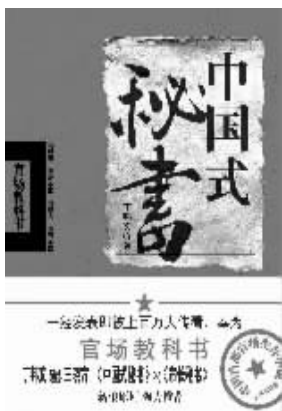
叶永志这会儿神情有点拘谨,有点支吾地说:“不……不知道,应该,快……快回来了吧。”

正说着,就听见有人用钥匙开门,紧接着就看见一个40岁左右的妇人,牵着一个黄头、蓝眼睛的孩子进来了。一见那孩子,我就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,好像在哪里见过。我斜着瞥了一眼瑞恩,发现他也是死死地盯着那孩子看。

黄一平替领导顶罪,却还要感谢领导

6

名利场



丁邦文 著
天津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黄一平,常务副市长的贴身秘书,职位不高,却因谄熟官场潜规则,而游走于权力的核心,以至于各位处、局级干部见了他都点头哈腰,百般攀附。市长换届,各方利益斗争愈演愈烈,黑幕缓缓拉开……

关键时刻,一封匿名信激起千层浪。市长情人渐渐浮出水面,工程内幕几近曝光,黄一平又与市长夫人一夜激情。仕途、命运、错爱、家庭,交织倾轧,看中国式秘书如何面对?

[上期回顾]

黄一平为冯开岭的事急得住进了医院,而更令他焦急的是,郑小光居然要他做替罪羊,帮冯开岭渡过难关。

明达集团和郑小光事件的调查处理很快有了结论。

对王大海挪用公款一事,由于挪用时间不长,归还账款及时,认罪态度较好,法院判决免于刑事处分,建议公司给予开除处理。

对于郑小光工程上的问题,城建局副局长马大富、交通局副局长何忠来等人,在工程招标、合同监管、资金结算等方面把关不严,且多次私自接受对方宴请、馈赠,所承工程质量基本合格,没有造成明显不良后果,情节、数额、后果都够不上刑事处罚,加上他们均已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,又积极退还了所收钱物,因此,建议由单位党组织内部处理。

至于黄一平本人的问题,调查组专门找他谈话,做了笔录。谈话后不到一个星期,对黄一平的处理决定就下来了。调查组认定,一方面,黄一平利用职权把自己的姐夫安插到明达集团,对王大海的违法犯罪罪负有一定责任;另一方面,黄一平凭借市长秘书的职务影响,假借市长名义,帮助朋友郑小光到下面乱打招呼,干扰了有关职能部门依法按章办事,且有轻微收受贿赂行为,损害了领导机关和党员干部的形象,也违背了国家公职人员的行为规范。鉴于上述错误,给予黄一平党内警告处分,调到市委党校后,仍然享受正科级待遇。

这样的处理,还是让黄一平吃了一惊。面对找他谈话的市府副秘书长,他半天也没说出口来。“这个处理也许只是暂时的,等冯市长到位了,一切都会得到纠正。”副秘书长安慰黄一平说。

黄一平脑子里一片浑沌。此时,有一点他很明确,市委党校是事业单位,而市政府秘书是公务员性质,两者政治、经济待遇根本不可同日而语。何况,即便日后还能从市委党校再回到市政府,可那个党内警告处分,却是一

笔污点,会一直放入档案中伴随一生,对将来的提拔使用肯定有很大影响。

事后,黄一平从多个渠道获知,对于自己的问题,冯市长表现出了惊人的惋惜和痛心。在黄一平向省委调查组承认错误之后,冯开岭第一时间就给省委调查组写了一份书面检查,接着又分别在市委常委会、市政府党组会上做了检讨,着重反省自己作为一名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,在自我严格要求的同时,却没有管好身边的人,自身清廉却没能使身边人一起清廉,据说,其痛心疾首到几近落泪的程度。

黄一平的生活忽然就像发生了一场八级地震,对未来一片茫然。原本以为,在处分和调动决定下达之前,冯市长会先找他谈谈,和他打个招呼,让他有个思想准备,然而,期待中的事情一桩也没有发生,黄一平难免感觉失望。

现在,冯市长终于出现了,而且要邀请他一家吃饭,这让他对自己的未来又有了一些信心。吃饭地点就在阳城大酒店,放在一个相当豪华的小包间。黄一平不明白的是,冯市长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地方请他。平时,这里是阳城市级机关接待、宴请的中心,不光是四套班子领导,就是下属的那些部门负责人,但凡招待档次稍微正规、高级一些,也都喜欢放在这里。

冯市长请黄一平那天,正好是周末,酒店里的人很多。黄一平领着汪若虹、小萌走进来的时候,不少在那儿应酬的领导、秘书、机关干部都看见了。很多天没见到冯市长,黄一平握着伸出来的手,忽然有种久别重逢的感觉。冯市长依然满面春风、谈笑风生,就像此前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,上了桌就不停地给汪若虹和小萌夹菜、加饮料,还特地吩咐黄一平:“你也多喝点,不要客气,今天我们是家宴,放开一些不要紧。”

吃饭的时候,本来以为冯市长会主动说点什么,可除了敬酒、让菜,还是什么也没说。黄一平几次站起来敬酒,说到谢谢冯市长信任、栽培之类,底下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出口,就被冯市长以哈哈一笑给挡在半道。加上,不多一会儿,周围包厢里很多人知道冯市长在这里,就不停地有人进来敬酒,饭桌上因此就无法有更多语言上的交流。

前来敬酒者,多数都是熟人,敬过冯市长夫妇,照例顺便也敬黄一平全家。黄一平明显感觉到,那些敬酒者的眼神里,充满了同情与惋惜,这让他非常不舒服。接下来敬酒的人越来越多,很快便冲淡了这边酒席的主题,成为冯市长接受朝拜的圣坛,也是黄一平接受怜悯的受难地。黄一平的耳朵里,被强行灌注了很多唾沫和语言垃圾,有些人即使嘴上什么也没说,可那目光里的内容照样无比丰富,很有些看得失足青年时的恨铁不成钢。

渐渐地,黄一平领悟到冯市长在这里请客的真实用意。他猜想,冯市长是希望在这样的场合,向人们表示,自己是一个多么重旧谊、重情义、具有人情味儿的领导。

明白了冯市长这样一番苦心,黄一平心里反而轻松起来。他想,帮人帮到底、送佛送上天,干脆帮他演戏演到终场落幕。于是,一不做二不休,黄一平把面前的小杯换成大杯,主动给自己倒满,只要有人进来敬酒,他就端起杯子一饮而尽,然后一遍又一遍地忏悔、表白说:“来到这个世界上四十年,在我遇到的所有师长、领导里面,冯市长是最好的一个。我所犯的一切错误,都有愧于冯市长对我的言传身教。我很惭愧!”

不仅如此,到后来,黄一平还拿着酒瓶和酒杯,主动出击到周围的包厢,碰到熟人就敬酒,也是重复着同样一段陈词。最后,朱洁和汪若虹都不让他再喝了,强行把他搀扶出去,

送上一辆出租车。

离开酒店回到家,黄一平像死狗一样伏在客厅沙发上。汪若虹赶紧打来一盆热水,却看见丈夫浑身颤抖如筛糠一般,刚开始还有声音,渐渐就听到一阵紧似一阵的抽泣,继而转为放声大哭。黄一平哭的时候,不停地揪扯着自己的头发,连声斥骂:“傻!傻!真他妈的傻!”及至后来,声嘶力竭一样,听了令人汗毛倒竖。

省委突然决定,阳城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冯开岭调任阳江市委副书记、常务副市长,阳江市委委员、常务副市长调任阳城市委副书记、常务副市长。

换届前夕的这种组织调动,传递的信号非常明确:冯开岭将出任阳江市下任市长,阳江人则接替阳城的市长职务。一番风雨之后,冯开岭有惊无险地实现了他的仕途升迁。未能在阳城直接晋升虽说多少有点遗憾,可是,能到阳江易地提拔,不仅不算吃亏,而且还让他捡了一个大便宜。

阳城与阳江,两个同属省直辖的地级城市,前者地处江北,虽说幅员、人口都超过后者,但比起地处江南的后者,经济总量却远远不及,在全省排名更是差距不小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冯开岭由阳城调至阳江,算是从糠箩跳进了米箩。更为重要的是,阳江政坛环境一向很好,市委、市政府等几套班子配合默契,关系也很融洽。因此,十多年来,阳江党政主要领导大多得到提拔重用,现任省委、省政府班子里,就有好几位曾在阳江任过书记或市长,甚至还有两位阳江官员被派到西部、东北边远省份担任省长。因此,省内有关顺口溜流传甚广:做了阳江官,等着朝上躄。

知道冯市长调动的消息时,黄一平已经在党校上了半个月的班。“怎么会这样?原来是这样!”他不停地反复念叨着这两句话,就好像面前有个人随时准备接受他的责问。